

乡愁·丰都

## 仙鸟嘴的小路

周廷发

我的故乡，藏在群山茫茫里一个名叫仙鸟嘴的小村庄。这里没有平坦的沃野，没有奔腾的河流，目之所及，皆是连绵起伏的丘陵与山岗，那些陡峭的坡地，像大地皱起的眉头，刻着小村与生俱来的艰难与贫瘠。我就出生在这片土地上，生命里最早的印记，便是村中的那些小路——九道拐、垭顶山、天仙雀、马道子。它们像被岁月揉皱的丝带，又像蜿蜒爬行的羊肠，有的像牧童盘旋的笛声。它们细细窄窄，曲曲弯弯，从村口延伸开去，缠绕着每一座山岗，攀越着每一道陡坡，把散落的农舍串联成烟火，也把我单薄的童年，一寸一寸，走成了难忘的时光。

那些小路，是故乡最朴素的脉络，也是我童年最忠实的陪伴。更多的小路，它们没有名字，也没有规整的模样，却承载着我所有的欢喜与懵懂，所有的眼泪与向往。

儿时的我，总爱光着小脚丫踩在小路上，黄土的温润、碎石的微凉，顺着脚心蔓延至心底，仿佛能听见大地最温柔的呢喃。我在小路上奔跑、跳跃、追逐，笑声顺着风飘向山岗，又被山风送回来，落在草叶上、花瓣上，也落在小路深深浅浅的坑洼里。那些凹凸的小路，经常让我的脚打起血泡。多少个清晨，我背着小小的布包，踩着露水走向村外的学堂；多少个黄昏，我牵着牛羊的缰绳，踏着晚霞走向温暖的家园；多少个寂静的午后，我坐在小路旁的石头上，望着远方的山峦发呆，静静地看蚂蚁匆匆忙忙地奔跑，想象着小路尽头那个陌生而辽阔的世界。

小路无言，却像一位沉默的长者，默默接纳着我的欢喜与委屈，把每一段成长的时光，都轻轻镌刻在自己的肌理之上。

春归大地时，故乡的小路便挣脱了冬日的沉寂，沉浸在一片温柔的生机里。不必等柳丝抽芽，不必等燕语呢喃，只要第一缕春风掠过山岗，小路边的野草便率先苏醒，顶着枯黄的草尖，冒出点点新绿，像撒在小路上的碎玉，星星点点，透着倔强的生机。紧接着，野花开了，

不是庭院里那些娇贵的名花，没有艳丽的色彩，没有华贵的姿态，却开得热烈而坦荡，开得肆意而芬芳。它们挤在贫瘠的土坎上，长在嶙峋的石缝里，甚至悬在陡峭的悬崖边，细碎的花瓣，淡紫的、鹅黄的、雪白的，一簇簇，一丛丛，不挣不抢，却用最纯粹的馨香，温柔了整条小路。

清晨的小路，是春天最动人的模样。一夜春雨过后，草叶尖上、花瓣边缘，都缀满了晶莹的露珠，像夜空里坠落的童话，又像仙女遗落的碎银，晶莹剔透，不染尘埃。微风轻轻一吹，露珠便在草叶上轻轻滚动，时而滑落，砸在泥土里，发出“嗒嗒”的轻响，像是春天的私语。若是阳光恰好穿透云层，洒在小路上，露珠便折射出五光十色的光芒。我总爱早起，光着脚丫踩在沾着露珠的小路上，脚下的黄土温润松软，带着雨后的清香，草叶上的露珠沾湿了我的裤脚，凉丝丝的，却格外清爽。我会蹲下身，小心翼翼地采一朵最不起眼的小野花，捧在手心。有时，我还会和小伙伴儿们一起，在小路边追逐嬉戏，采一束束野花，插在头发上、别在衣角上，把自己打扮成小小的花仙子。笑声、欢呼声，顺着小路蔓延，惊动了枝头的鸟儿，它们叽叽喳喳地飞出巢穴，落在小路两旁的树枝上，伴着我们的笑声，唱响了春天的歌谣。

后来，我离开了故乡，离开了那些陪伴我成长的小路，走向了远方的城市。每当夜深人静的时候，我总会想起故乡的小路，想起小路旁的野花与露珠，想起小路的笑声与歌声，想起那些陪伴我成长的时光。

我知道，故乡的小路，早已刻进了我的骨血里，成为我生命中最难忘的印记。无论我走多远，无论我身在何方，故乡的小路都在原地，默默守候着我，等待着我的归来。

(作者单位：重庆市梁平区红十字医院)

乡愁·渝中

## 回望守备街

罗光毅

母城渝中下半城有一条自西向东的背街，西面路口在中兴路的下端，北面有路口与十八梯相连，东面路口接入解放西路。这条背街被三个街名分段所占，如同一条老旧的麻绳，被岁月无情地磨损，却依然坚韧地连接着城市的记忆。

最有名的一段街，也是最长的，叫厚慈街，这个名字里藏着几分慈悲，几分厚重；长街末端一段名叫花街子，因其是接入母城主干道解放西路的路口，又因有学校，还有报社，也是热闹的路段；唯有中间最短的一段名叫守备街的街，默默无闻地西连厚慈街，东接花街子，像一位不起眼的老者，安静地坐在城市的角落，看着人来人往。

守备街实在是太短，全部里程不足二百米。这短促的长度，却容纳了我整个童年的重量。记忆里，守备街区里曾有一个群慧印制厂，一个糖业烟酒公司的门市部，一个人民副食品商店的门市部，还有红星中学等。这些名字如今想来，都带着一种旧时光特有的温暖与模糊。

就是这么一条短街，却在我的生命历程里留下了深深浅浅的记忆。

历史上，守备街，原名本叫旗纛街，因曾是重庆镇署所在地而得名。

守备街是明代形成的街巷，清代因重庆卫更名为重庆镇，此处更名为守备街，辛亥革命后更名为镇守使街。20世纪30年代修公路后，部分被占用后并入林森路，剩余部分恢复原名守备街。

我的识字读书，就是从守备街开始的。儿时，到了该读书的时候，母亲就把我送进了小学校。那是一家企业的子弟校，一所非常有特色的子弟校，全名叫重庆市蔬菜公司子弟校。校址就在守备街上群慧印制厂与

糖业烟酒公司门市部之间的人民副食品商店的里面，全校就三间教室和一间办公室，还有只挂着一个篮球框架的空坝，它是我们的篮球场或者叫大操场。

记忆中除了我们同年级有三个班外，高我们两个年级的好像只有一个班。这所微型学校，却承载了我们最初的求知欲望和对世界的无限好奇。每天上学都要穿过副食品商店旁堆满酱油、榨菜、豆瓣或者甜酱等副食品的窄窄小巷，那些发酵的味道混合在一起，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气息，至今想起，仍能唤醒沉睡的味觉记忆。穿过这条气味巷道到达操场，然后进入教室，接受老师的教育，这便是我们每日的仪式。

我们的老师都不是正规从事教育职业的，他们是从蔬菜公司内部被推荐出来教书的。他们虽然没有受过专业训练，但都有敬业的热忱，一点也不影响他们教书育人。在课堂上他们一样地把课讲得绘声绘色，精彩无比。

记忆里，有一位姓蒋的语文老师，他在讲授一篇课文中，针对课文中出现的成语“流水不腐，户枢不蠹”时，通俗易懂地解释说，什么是“流水不腐，户枢不蠹”呢？就是流动的水不会腐臭，转动的门柱不会长虫。接着他又顺势拓展水的知识，他说，水在地上叫雪，水在水上叫冰，水在山谷叫瀑，水在山崖叫瀑，水在天上叫云，水在地下叫泉，水在空中叫雨，水在风中叫雾，水在叶子叫露，水在草上叫霜……这堂课如同一首关于水的诗，在我心中激起了层层涟漪，让我第一次感受到语言的魔力与知识的广阔。

我就在这个微型学校里完成了小学的全部学业。

现在，随着城市的发展，守备街已并入十八梯景区，原有的街景已不复存在。偶尔，我会特意绕道去看仅存的守备街的路牌，站在那个曾经是学校入口的地方回望：那曾有我的小学，我的守备街，我童年记忆中最温暖的坐标。

(作者系重庆市作家协会会员)

乡愁·合川

## 我的杨柳街

任正铭

从合川老城区北的苏家街到花滩新城，如步行有两条路可走，一是滨江路，开阔敞亮，风景宜人；另一条是杨柳街，有些陈旧，略显狭窄。可我，总爱选择走杨柳街。

记忆里，几十年前的杨柳街比眼前这条街还要陈旧得多。街边的民房是清一色的平房，小青瓦木板墙。街上的门面若是打烊了，用一块块木板在木槽里拼装上去，早上开门再卸下来。

合川是嘉陵江、渠江和涪江汇合地。那些年，江上有很多木船做运输或打渔。上世纪五十年代，母亲从重庆调到合川，为水上的船民子女筹办一所小学，名为合川巷子小学校（简称“巷小”）。我是两岁时随母亲来到合川巷子小学校，居住在纯阳山下的教师家属院。院子沿着一条叫做正义巷的巷子下行，外面就是杨柳街。

杨柳街的下面有一座很大的防洪堤坝。传说，杨柳街得名是源于堤坝上的杨柳。据记载，沿嘉陵江而建的杨柳街形成于明朝年间。三百多年前只是一排临江而建的吊脚楼，随时都可能被洪水冲塌。有一位名叫胡士赏的贤达，为保护民众的安全，在明崇祯四年（1631年），发起集资修建了一道坚固的防洪堤，当地人称之为“胡公堤”。为保护胡公堤，人们在堤坝上栽种了很多杨柳树。街上的居民们纷纷效仿，在自家的吊脚楼下种上了杨柳树。后来，人们就把这条有很多杨柳树的街称之为“杨柳街”。

可惜童年和少年的记忆中，我从来没有在杨柳街见到一棵杨柳树，只有无处不在的烟火气。那些年里，北门粮站总是排着买米人的长长队伍，朱家巷菜市场的喧闹，大巷子水站前挑水的居民大大的水桶，还有那家家户户小青瓦房子上袅袅飘荡的炊烟，构成了我儿时记忆的整个画面。

我的小学是在杨柳街边的巷小读的，班主任和语文老师是我的母亲。每当放学的铃铛一响，几分钟我就回到了家里。因为我是家里最小的孩子，母亲和哥哥姐姐总是对我宠爱有加。童年，我很期盼的一件事，是放学了，可以在校门口等着在附近高石坎民中读初中的哥哥正平背我回家。还有，母亲给我们做荤素多的火锅。我喜欢一家人围着小小的煤炉吃火锅，任窗外有凛冽的寒风拍打着纸糊的窗户。家务活是没有的，姐姐正霞洗衣服，小哥书航买菜，我无事可做，最多的

时间都是和街坊邻居的小伙伴玩耍。杨柳街每个角落几乎都留有我童年的脚步。

从瑞映巷上去，是我初中的母校合七中，往纯阳山过去是我读中师的合川师范学校。

参加工作了，我也是从杨柳街出发，沿嘉陵江逆行去山区里教书。记得是1978年国庆节那天，我站在一艘靠柴油机驱动的小火轮船头，再一次回望从小依偎的杨柳街，禁不住泪如泉涌。

后来，我结婚了，小哥书航为我们安排的五桌婚宴，是在杨柳街壶圆饭店，那些年能在那一家饭店设宴，还是很排场的。

1986年，我有幸获得了一次足以改变命运的考试机会，参加重庆教育学院在合川对在职教师的招考。儿子的出生与我的考前准备时间完全重合，一面要守候着儿子的出生，一面要紧张地复习，有时坐在小凳子上看着书就睡着了，地处杨柳街的合川妇幼保健站的护士，几次为我捡起书来，向我投以异样的目光。儿子顺利出生了，我也考上了，多不容易啊！几百名在职语文教师，经过两轮考试，最终教育学院中文系只录取了两人。

福至祸所伏。我的母亲离世，也是在杨柳街街头——当时的合川中医院。那是一个上午，小哥书航给我打电话，说母亲生病了，让我马上回来。待我赶回杨柳街时，毕业于西南人民革命大学，土改时挎着手枪纵横驰骋，而后来当了一辈子小学教师的母亲，已经奄奄一息了。昏迷中的母亲说不出话来，她应该是知道我回来了，眼睛没有睁开，但我分明感受到她的手使劲地握了一下我的手。一会儿，母亲就在我的怀抱里平静地离开了这个让她感慨万千的世界。

杨柳街啊杨柳街，你承载着我多少的悲欢离合？当春风拂过肩头，我分不清是风在动，还是岁月在回头。

(作者为中国散文学会会员)



AI制图